

## 母語不死 要一代一代傳下去

2014-04-22 歐人璋 報導

8+1



「客家話不能丟失啊。」抱持著這樣一個源自於血源深處的信念，徐貴榮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客家文化。尤其在客家話饒平腔的研究部分，他更是同界中的模範。徐貴榮出生在苗栗的三義，那是一個小小的鄉鎮。在那裡，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用客家話做為日常溝通的語言。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充滿客家文化和語言的社區裡，理所當然的也就認為這是自己的一部分。「無形中就認定自己是一個客家的骨血吧。」徐貴榮閉著眼睛喃喃說著。

民國五〇年代時，政府開始嚴格的推行國語，在政策上完全禁止說方言。對從小就說客家話的徐貴榮來說，這是極為反感的事。「你越不想我講我就越愛講。」潛意識裡，就漸漸生出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與愛護。滿懷熱血記錄客家腔調徐貴榮考上師專時，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客家人，因為台北沒有禁止在學校說方言，被壓抑過頭的客家學生就毫不客氣地用起自己的語言溝通。在學校和同學暢談客家話時，來自不同地區的口音讓徐貴榮注意到，原來客家話不只有自己說的這種四縣腔。這時他意識到語言非常重要，「我想說，要把一些社會上的語言學會。」所以他在師專時，就常常在課後跑去外面學習日語，等到他當完兵，因為部隊裡都是閩南人，連通用的閩南語他都能說的琅琅上口。

畢業後，徐貴榮被分讀到楊梅的學校去教國文，雖然楊梅也是個客家地區，但講的卻是徐貴榮聽不懂的海陸腔。對於學習語言的熱情，促使他毫不猶豫的打破當時仍禁止說方言的規定，到鄉鎮去跟居民聊天，用聲韻學的方式一個音一個音的去記下來。因為聲調的不同，在學習的時候也常被笑，但是徐貴榮仍鏗而不捨地將海陸腔學會。這時有人跟他說，中央研究院的楊石達寫了一本客家書籍《桃園客家方言》。徐貴榮聽聞之後既驚訝又興奮，但他沒有看到這本書，只看到附錄的一些故事，徐貴榮像回到剛知道這本書的時候一樣，生動地比劃著說：「我看不懂旁邊的注解，就只是看都個文字，但那時就覺得，原來有人有記錄。」這是徐貴榮在台灣發現的第一本客家語文紀錄書籍，也讓他內心有一種鼓動正慢慢成型。



徐貴榮平時最愛的客家消遣—拉胡琴。(攝影/歐人璋)

### 發表師傳話延伸饒平腔

到了民國七十七年，弱勢的台灣客家文化興起了一場「還我母語」的客家運動，「我那時心中有個激動。」說到還我母語運動時的徐貴榮，傾斜過上半身，眼睛充滿著光輝。「我們的確被壓抑太久了，該是站起來的時候了。」徐貴榮開始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，一點一滴的支持客家活動，原因無他，只因為他也是客家人。所以當客家雜誌辦了全國的第一屆客家學術會議時，徐貴榮和朋友何石松就結伴一起去會議現場苗栗，接受客家文化的洗禮。那時他才發現，原來客家的東西不在只是客家話而已，有很多東西已融入生活之中。這時的徐貴榮興起一股想要為客家文化做什麼的念頭。「想要做，但那時在高中教書，不知該如何做。」



徐貴榮開始試著在報紙上發表「客家師傳話」(歇後語)，而這些師傳話是他從各個認識的耆老口中問來的。「不知道就問，問我父親、問我岳父、問老人家啦，因為那時候被大家知道的客家師傳話很少，所以我就這樣收集發表在報紙上，」

徐貴榮正式研究客家文字、客家語的起始，是在民國八十八年時，他考上了新竹師院「台灣與言語語文教育研究所」，之後又更進一步考上了博士班國文所。博士班寫論文時所定的主題，奠定了他與饒平腔深厚的關係。「那時候寫論文，老師希望我們做一些具有伸展性的報告。那時我就想，饒平腔沒什麼人做報告啊。」徐貴榮便毅然決然投入在客家腔調中，較少為人知的饒平腔的研究。

### 精神奕奕搞編撰客語字典

現在已經退休的徐貴榮，比退休前還要忙碌。他本身對自己客家血緣的情感，以及對研究語文的興趣，點燃了他對客家語文研究的熱情。現在的他完全看不出年邁的衰態，反而更是精神奕奕地在為客家語言編撰字典、教科書和考試題本，「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，語言是文化的表徵、是載體，沒有語言文化就無從表達。客家文化可以有多元的研究，但是語言不能死。」眼角不自覺流露出一絲感慨的徐貴榮說：「客家話一代一代的失落，而我也沒能達到當年讀博士的期望、在研究所教客家文化。」雖然面露憂色，徐貴榮仍是用著非常堅定的語氣說：「在未來，我們要盡其可能地繼續發揚客家文化。不管是什麼腔調能生存到最後，我們都要保存下去，因為語文是表現文化最重要的途徑。



民國92年12月徐貴榮在平鎮市民大學第二期結業典禮中，演出說唱一伯婆出遊記。(相片提供/徐貴榮)

### 「硬頸、硬頸」聽了不太舒服

研究客家語的徐貴榮，同時也非常關注其他客家文化的表現方式。提到最近最火紅的電影《海角七號》和《一八九五》，彷彿一部象徵台灣本土、一個代表客家，徐貴榮大大點頭說：「喔！這兩部我都看了。」

說到《海角七號》，徐貴榮沒有情緒起伏地做什麼評估：「我個人覺得海角七號會成功，最重要是那個時候剛好來了兩個颱風，可是卻沒風也沒雨，當然大家就有時間去電影院。」而在提到《一八九五》時，徐貴榮卻略顯激動。他說：「拍攝技巧是不錯啦，但我覺得裡面客家語言的取用不當，有些話像硬頸(固執)，這是很不好的詞耶，我小時候不聽話，我父親都是這樣罵我的。他在電影中一直說硬頸、硬頸，我聽了就不舒服。」「還有拍到客家人去打仗，怎麼手裡只拿著鏟刀？如果是要表現客家人的勇猛，這種方式也不好，就很像我們說的擎槌擎棍，拿著槌子拿著棍子就跑去打架，很愚蠢阿。」「還有我覺得很好笑的一幕，是一個客家人對其他人說『沒關係，三個月後清朝士兵就會到了。』這部電應該是要凸顯客家人的聰明吧，怎麼反而拍得這麼笨！怎麼可能會來！應該要說『清朝不會來，我們要自己保護台灣。』才對啊！你看劉永福、丘逢甲都跑掉了，還三個月！」

最後徐貴榮無奈一笑，歎口氣：「而且接在《海角七號》後面才出來，怎麼贏得過人家？」言談間似乎認為，客家又落後了閩南一步。

徐貴榮從電影對現在的社會狀況做出評價：「其實我很擔心，因為現在的情說真的不太樂觀，後代的傳承越來越少，很多話的意思又被別人搞不懂，客家話要像閩南語一樣變成社會話，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。」在微顯沉重的評價後，徐貴榮又咧嘴大笑：「像電影這樣的形式，從根本想法來看是很不錯，可以增加能見度，但是內容可不能差太多啊，不然就見笑了！」

▲TOP

